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group of people in a small boat on a vast, choppy sea. The scene is rendered in a muted, monochromatic palette of blues and greys,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that create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texture in the water. The figures in the boat are small and somewhat indistinct, emphasizing the scale of the sea.

李猛 著

# 自然社会

自然法与现代  
道德世界的形成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自然社会

自然法与现代  
道德世界的形成

李猛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 李猛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 (2015.6 重印)

ISBN 978 - 7 - 108 - 05261 - 2

I. ①自… II. ①李… III. ①自然法学派 - 研究

IV. ① D9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2210 号

本书为中国社科基金项目“中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初自然法与现代道德哲学的兴起研究”(编号 10 CZX 045) 的成果, 感谢中国社科基金的支持。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31.25

字 数 429 千字

印 数 06,001 - 10,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目 录

导论 鲁滨逊的世界 1

## 上篇 自然状态

第一章 从政治到社会 43

- 1 “人是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论自然政治性 45
- 2 霍布斯对自然政治性学说的批判：社会性与政治性 60
- 3 格老秀斯论自然社会性：自爱与社会 70

第二章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 90

- 4 “自然状态”概念的史前史 90
- 5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 106
- 6 自然状态为什么是战争状态？ 119
- 7 自然状态与共同体的解体 142
- 8 被抛者的世界：世界的取消与自然状态的最终解体 169
- 9 自然状态的生活 178

第三章 社会的构成 189

- 10 自然状态的类型学 190
- 11 在虚构与真实之间：自然状态的历史化 207
- 12 非社会的社会性 213

## 中篇 自然法权

### 第四章 自然法权的分裂 225

- 13 何为法权？格老秀斯的三个回答 227
- 14 古典法权与现代法权 230
- 15 托马斯论自然法：实践理性与自然倾向 255
- 16 自然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法：苏亚雷斯的综合 263
- 17 “哪怕上帝不存在”：格老秀斯的理性自然法 274

### 第五章 现代自然法的危机 291

- 18 霍布斯：假设的自然法 292
- 19 普芬多夫：自然法作为道德科学 329
- 20 天赋观念与自然法：洛克的怀疑 359
- 21 自然法的执行权 374

## 下篇 政治社会

### 第六章 人为国家 385

- 22 原初契约 387
- 23 制度权力 401
- 24 代表与政治社会的统一性 407
- 25 绝对权力：自然权利还是共同权力？ 418
- 26 统一契约与臣服契约 429
- 27 正常国家与国际社会 435

第七章 革命政治	442
28 对政府的疑惧	445
29 财产、信托与人民权力	463
30 回到自然状态?	478
参考文献	485

## 导 论

# 鲁滨逊的世界

### 1 孤独者的恐惧

鲁滨逊·克鲁索，在荒岛上居住的第十五年，一天中午在沙滩上极度惊讶地发现了一个脚印：

我呆站在那里，像被雷劈了，又像是活见了鬼；我竖起耳朵听，我四处看，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跑上一个高地，向远处张望，又在岸边来回跑了几趟，但仍然一无所获，除了那个脚印，见不到别的脚印，我又走到那脚印边上，看看有没有别的脚印，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的幻觉；但没有怀疑的余地，因为这不折不扣是一只脚的脚印，脚趾、脚跟，脚的各个部分都在。它怎么跑到这儿？那我就知道了，也完全无从想象。我心慌意乱，神不守舍，心里七上八下地胡乱想了一阵之后，连忙赶回我的堡垒，也不清楚自己走的什么路，真是害怕到了极点，走不到两三步就回头瞧瞧，树丛，甚至远处的树桩，我都误当成一个人；一路上，我受惊了的想象使我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的幻觉里出现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怪念头，而我头脑里的怪念头有多离奇，简直说也说不清。（I.170）<sup>[1]</sup>

---

[1] 笛福的作品均依据 W. R. Owens 和 P. N. Furbank 主编的笛福作品集（London: Pickering & Chatto）。《鲁滨逊历险记》三部曲为：I. *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 ed. W. R. Owens, 2008; II. *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19), ed.

这不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第一次感到恐惧。刚刚逃难登岛，没有衣服、食物、淡水和武器，鲁滨逊像疯子一样焦虑；入夜，他害怕被野兽吞吃，不敢躺在地上过夜；在暴雨中，他突然担忧起雷电引爆火药的危险；从未经历过的地震更是让他惊恐万分。事实上，从鲁滨逊离家出海的那一天起，《鲁滨逊历险记》就是一本危险之书、恐惧之书。随便哪一页，我们都可能撞见鲁滨逊惊恐的脸。恐惧难道天生不就是历险的一部分吗？

在鲁滨逊的“惊奇历险”（*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中，最常见的是自然的恐惧。自然的恐惧是瞬间的惊吓，在那一刻，人几乎丧失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鲁滨逊第一次出海就遇上了船只失事，听到船进了水，他感到——“我的心脏好像死在了我里面”。第一次在岛上经历地震，鲁滨逊就像“死了一样，呆住了”。最强的恐惧是在危险的瞬间经历的死亡，人的生活的突然中断。但即使地震，这种“就其自然而言最可怕的事情”，也只是开始让人大吃一惊，最初的惊吓过去之后，它造成的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I.66, 116, 123）。人重新活了过来。

在自然恐惧中，人面对的是人完全“没有手段和力量来对抗的敌人”（I.89），这是惊吓的原因。然而在自然力量瞬间带来的惊吓过后，人可以运用理性来完善自己的“手段和力量”。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自然这个敌人的危险性就逐渐降低了。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就是用理性的“手段和力量”来驯服自然的危险，逐渐减少自然恐惧，将这个“可怕的地方”转变为自己可以舒适生活的地方。自然恐惧的克服，不仅意味着人的

---

（接上页）W. R. Owens, 2008; III.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20), ed. G. A. Starr, 2008。引用时注明卷号和页码，中文译文主要依据以下两个译本：《鲁滨逊漂流记》，方原（徐霞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鲁滨逊历险记》，黄果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这一译本包含了鲁滨逊三部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虽然笛福自己在第三部的序言中指出，第三部与其说是前两部的产物，不如反过来，把前两部的故事看作是第三部“反思”的产物，因为“说寓言（Fable）是为了讲教训（Moral），而不是相反”（III.51），但这一部以“鲁滨逊”的口吻进行的反思，与前两部的关系相当松散，我们并不打算系统地分析第三部“反思”的思想逻辑，而主要借助这些所谓“教训”来印证前两部的“寓言”。鲁滨逊的故事世界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生活恢复了正常，而且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但沙滩上人的脚印带来的恐惧，却不是风浪、野兽和地震带来的自然恐惧。这种恐惧，更持久，更难以摆脱——“离我受惊的时刻越远，我的疑惧越大，这不同于一般担惊受怕的自然情况，同一切处于恐惧中的动物通常的表现更是大不相同”（I.171）。所有动物遭遇自然危险的那一刻，都会感到惊吓，但只有人才会产生这种“心灵的惊恐”。在“心灵的惊恐”中，敌人并没有出现，危险却滞留在头脑中，经久不散。这种对潜在敌人的恐惧，在想象与幻觉的滋养下，变得漫无边际。敌人带来的，不像自然的意外带来的是瞬间的惊恐，而是无休止的威胁。危险和恐惧成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次事件。正是面对头脑中看不见的敌人，鲁滨逊才更加害怕：“同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危险本身相比，对危险的恐惧更使人惊恐万倍；我们也发现，我们常焦虑会遭遇坏事，而这种焦虑给我们带来的重负，要比坏事本身大得多；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以前常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但在这次麻烦中，却不能凭这种态度获得我所希望的解脱。”（I.174）后来，当鲁滨逊再次出海到亚洲时，曾一度因担心自己被误当作海盗而惴惴不安。根据他所有的生活经历，鲁滨逊发现，“人们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的生活“虽生犹死”（life of Death）。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心智完全被恐惧所压制，没有片刻的解脱”，通常在人遭受苦难时支撑人们的那些自然的勇气，特别是在面对最紧急的情形时爆发出来的自然勇气，此时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幻觉放大了危险，想象编造出“千百种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的可怕事情”。正是这种浸泡在幻想中的恐惧，才被鲁滨逊斥为“盲目的无用激情”（II.165）。心灵的惊恐造就的可怕世界，远远超出了自然的危险和恐惧。

然而，在想象中煎熬的恐惧，并非全然无用。面对看不见的敌人，一旦漫无边际的幻想退去，这种经久不散的恐惧往往成了思考的动力：“思前想后、担惊受怕、反复琢磨”（Cogitations, Apprehensions, and Reflections）。在恐惧的推动下，人思考自己的处境，判断敌人的危险。从

鲁滨逊在沙滩上看到脚印起的八年时间（第十五年至第二十二年）里，他的全部工作就在为防范这些从未见过面的敌人做准备。恐惧，面对看不见的危险，逼迫人动用人的明智能够想出的所有措施来保存自身。恐惧是明智之母。人是一种能在想象中担忧看不见的危险，并为此做准备的动物（I.173, 176, 186）。沙滩上的脚印不仅带来了恐惧，也激发了人的智慧。只不过与自然恐惧带来的生活改善不同，这种对想象中的敌人的恐惧，逼迫人保卫的是活着本身。人在从瞬间的惊恐中活过来时，并没有找到什么手段或技术化减危险，而是在危险中活下来。想象筑起了一道道保卫生活的堡垒，但同时，想象也在每一个角落发现威胁这些堡垒的敌人。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想象使安全与危险成为人活着的共生处境。危险和恐惧不再是生活的中断，而是一种生活。

可是，在荒岛上待了十几年，鲁滨逊从来就没看见一个人影，以至于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无人踏足的孤岛。而一旦发现一只脚印后，八年的时间里，他几乎都在不安中度过（I.175-7, 186-7, cf.I.193）。对于一个孤独者来说，为什么人的脚印会成为危险的迹象呢？

鲁滨逊刚到岛上的时候，每每想到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孤苦凄凉地度过一生，就常常泪流满面，这种想法像风暴一样扰乱他本来平静的心情，使他万分痛苦，无法工作。当鲁滨逊试着在生活的成本收益表上计算自己处境的幸（Good）与不幸（Evil）时，除了没有衣物蔽体，缺乏防卫的手段，他面对的几项最重要的不幸都与他的孤独处境有关：“老天单单把我挑了出来，让我与整个世界隔绝，接受苦难”；“远离人类，孤独地被放逐在人类社会之外”；“没有人能说话，或者来解救我”。孤独，使这座荒岛对鲁滨逊来说，就是一座“绝望之岛”（Island of despair）。<sup>[1]</sup>而且在鲁滨逊看来，他陷入的孤独，似乎注定无人能够解救，这座他可以随意行动的

---

[1] 在此时的鲁滨逊看来，孤独的绝望与极度惊恐一样，使人处于“内心死亡”的处境（比较 I.140 和 I.66）。

岛屿反而成了囚禁他的监狱，而且是“世界上最糟的监狱”（I.103, 140-1, 106, 109, 128）。

鲁滨逊在这座“监狱”中的“历险”，使他逐渐摆脱了最初生活的世界，独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靠自己的劳动，制造工具，添置了许多缺的东西，让自己可以在独自一人的荒岛上，像在人的世界中一样，“正常”地生活。不过，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是孤岛变成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的主要原因。鲁滨逊的最大“不幸”仍然是无法解救的孤独。鲁滨逊最缺的是“伙伴”，墨水、猫和狗可以陪伴鲁滨逊，但却无法和他交流（I.105）。一个能说话的伙伴，这是无论多么勤劳的双手都无法制造的“东西”。

一个人双手不能制造的，就必须从灵魂和思想中摒除，这就是孤岛的生活。而代替伙伴和孤独的鲁滨逊说话的，是“神意的呼声”（the voice of Providence）。疟疾发作时鲁滨逊在死亡边缘的思考，让他第一次听到这一声音，重新思考“解救”的意义。从这一刻起，鲁滨逊告诉自己，“孤独的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I.124-9）。在鲁滨逊“纪念”流落荒岛两年的时候，虽然得救的希望同两年前没什么差别，但他现在却认为，“即使我能享受社会的自由，或者世界的所有快乐，恐怕也比不上我在这孤独处境中的幸福。”荒岛上的孤独状态，虽然仍有种种不足，需要上帝持久的在场来弥补，但如果要在世人的遗弃和上帝的遗弃之间做出选择，鲁滨逊宁愿选择前者。鲁滨逊甚至因此得出结论，“在这种被遗弃的孤独状态中，比起在这个世界中的任何其他状态里”，他有可能更加幸福（I.140-1）。

到了第四年，当鲁滨逊日益接受神意的安排，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适”。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比起社会交往的生活（sociable）更好：“我这种同自己的思想的相互交谈——我简直想说，这是我以自己的呼告在同上帝交流——同享有世上人类社会最好的交往相比，不是更好吗？”（I.157）在此时的鲁滨逊眼中，“世界，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东西，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它既没有任何期望，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欲求；一句话，我同它毫无关联，看来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了；所以，我觉得它在我心

目中的位置，也许同我们去世后对它的看法相似，也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我一度生活过的地方，但已经脱离了它；我也满可以像希伯来的始祖亚伯拉罕向财主那样说一句，‘你我之间，有一道鸿沟’。”（I.152）虽然始终没有放弃逃离孤岛的幻想，也从未摆脱对同伴的渴望，但这座孤独的监狱不再是无法生活的绝望。<sup>[1]</sup> 如果无法从孤独中解救出来，那么就必须学会在孤独中生活。而世界，对于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来说，不仅仅隔着浩渺的海洋，还隔着精神的深渊（《路加福音》16:26）。从前的社会生活，在鲁滨逊的反思中，仿佛富人奢华享乐的生活，是“可憎可恨的邪恶生活”，而现在荒岛上的孤独生活，倒是在亚伯拉罕怀里得到了安慰的拉撒路的生活（I.140, 155）。和孤独自己或上帝的交流，或许好过“和世人的社会交往得到的最大享受”（I.157）。对于人生的舒适和幸福而言，社会交往本身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I.155, 163）。

去世界化的“历险”最终对鲁滨逊的教诲是：“生活，总的来说，就是，或者应该就是，一种普遍的孤独行为”（one Universal act of Solitude）；“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不仅在荒岛上，即使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人严格来说也是孤身一人。尽管偶尔同情也可以触及他人的苦与乐，但“所有靠得住的反思都针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沉思是完全孤独的；我们的激情都是在脱离他人时发挥作用的；我的爱、恨、渴望和享受，全都是私下孤独时的。所有那些我们与他人进行的交流，不过是为了协助追求我们的欲望；目的是在自己这里；享受和沉思，全都是脱离人群的孤独；是我们自己，我们才享受快乐，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才承受痛苦”（III.57-8）。离开荒岛后，鲁滨逊颇长一段时间里惋惜自己丧失了荒岛上享有的孤独时光。然而，在孤岛上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慢慢发现，真正的孤独，恰恰

---

[1] 鲁滨逊从来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个孤独的道德世界，或者说，他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成为这个孤独世界的成员，这既不是鲁滨逊的虚伪（hypocrite, I.141），也不是笛福的不一致或者缺乏技巧，这一小说事实恰恰表明了鲁滨逊的世界本身面对人性力量所暴露的弱点。这一人性力量在其世界中的挣扎，正是《鲁滨逊历险记》第一部比起后面两部更能抓住人心的地方。cf. Christopher Hill, “Robinson Crusoe”, *History Workshop*, Vol.10, no.1(1980), p.8.

不需要大海中的荒岛，或者高山之巅的隐修密室，而只需要让自己的灵魂和心智超拔在世界之上，严格地引导自身，与整个人类社会分隔开，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也能让自己达致真正的孤独（“我此刻在伦敦，世界上最密集的人群中，比起前二十八年囚禁在荒岛上，享有多得多的孤独”）。不同生活状态的优越与否，取决于摆脱罪过的可能。不被外物牵累，不受无常的激情左右的孤独生活，使人可以远离罪过，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好的生活（III.57-66）。

鲁滨逊在孤岛上度过二十多年，慢慢学会的正是这样一种孤独的人生（I.189）。孤独不再是人在世界上迫不得已的处境，而是一种需要特定能力、技艺甚至德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在荒岛上，还是在世界中，只有学会孤独的人，才能面对世界中各种看不见的危险，在恐惧中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鲁滨逊认识到，仅仅脱离人类社会的孤独，不过是自欺而已。人需要的是理解孤独的真正涵义，能够与自己在一起，才能独自面对上帝。在鲁滨逊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世界中享有完全的孤独，就不仅需要脱离世界，甚至要离开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孤独。因此，荒岛的处境让鲁滨逊接受了孤独的人类处境和孤独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孤独，却并不仅限于荒岛。人并不需要到荒岛上才能摆脱世界的拖累。“在人生的种种境况中，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孤独的机会，而是没有成为孤独的能力”（Capacity of being solitary）。在“反思”中，鲁滨逊甚至提到一个靠体力劳动为生的穷苦人，几乎淹死在自己工作的湖塘里，但他却能完全享有孤独，因为他没有家庭可以牵累情感，生活地位低下，不受他人注意，他周围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更不用说好人了，而他自己却可以让心思远离世上的邪恶，全身心都在自己的劳动中（III.63-5）。这就是孤独者的生活。

如果孤独并不只是荒岛的自然处境，而是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当孤独者回到了同伴中，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孤独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呢？在鲁滨逊远离世界的孤独历险中，孤独的学习从来没有完全泯灭他对社会

的渴望。独自在荒岛上生活的鲁滨逊，在接受孤独的平静下面，始终暗藏着一股潜流，热切地渴望有一个同伴，一个同类的伙伴可以交流。这种对与同类交往的强烈愿望，在第二十四年鲁滨逊看到一艘失事的船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哦，哪怕只有一个！哦，哪怕只有一个人。”这句话，鲁滨逊几乎重复了上千遍，两只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捏在了一起，可是船上没有一个人获救，没有人听到鲁滨逊内心深处的呼唤，鲁滨逊抓不住哪怕任何一个人的影子（I.195）。即使在鲁滨逊倾听到神意的呼声，感谢上帝的恩典，面对了自己的孤独，但他仍然祈祷上帝能解救他，他仍然想尽各种办法逃离这座孤岛：“哪怕再努力地要自己满足这种处境，你也宁愿衷心祈祷上帝救你出去。”（I.141, 149）去世界化，脱离社会的孤独，与这种渴求同伴，努力逃离荒岛、回归社会的欲望，并不是笛福的敌意批评者在鲁滨逊的历险中找到的矛盾，而恰恰是鲁滨逊最终希望找到的孤独者的生活方式。孤独者并不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孤岛上，孤独者生活在我们的中间。孤独者渴望他的社会，渴望在社会中享有他的孤独。<sup>〔1〕</sup>

这个孤独者的社会，这个即使在荒岛中也无法摆脱的，甚至孤独者内心热切渴望的社会，才是孤独者恐惧最深的根源。孤独者的恐惧正来自于孤独者想象的社会。孤独者的敌人出没在他想象的社会中，来自那些他想象中无限渴望，但又无限恐惧的同类，一个个像他一样的人。孤独者的敌人是他自己的影子。只有理解了鲁滨逊的孤独，以及这种孤独背后的社会，我们才能体会一个孤独者奇怪的恐惧：“以前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孤身一人，被无边的大海包围着，与人类隔

---

〔1〕 虽然卢梭并没有读过鲁滨逊的“反思”，但当他谈，“让-雅克在巴黎中比鲁滨逊在荒岛上更孤单”时，无疑准确地理解了笛福作品的意图。卢梭对《鲁滨逊》的喜爱，至少部分来自于他对现代生活根本的孤独处境的理解：“让-雅克并不总躲着人，但他总是喜爱孤独。与他认为自己拥有的朋友在一起，他很高兴，但他更高兴自己独自在一起……他爱读《鲁滨逊》，我就此判断，他不会以为自己像困在荒岛上的鲁滨逊那样不幸。对于一个敏感的人，没有野心和虚荣，与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荒岛上相比，孤单地生活在同类中要残酷得多，困难得多。”Rousseau, *Dialogues*（《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II, OC.I.812.

绝，上天罚我过一种哑口无言的生活，仿佛我不配与活人为伍，不配出现在他的造物身边；我以为，能见到一个我的同类，对我来说，就是起死回生，是上天给我的莫大福分，仅次于让我获得拯救的最大恩典。可是现在，光是疑心看到一个人，我就会全身发抖，看到有个人上岛模模糊糊的影子，或无声的痕迹，就恨不得钻到地底下。”（I.172）

## 2 劳动与祈祷

在沙滩上发现人的脚印的那一天，将鲁滨逊二十八年的孤岛生活分成了两个部分：在前十五年，鲁滨逊试图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来重建文明；而在后十三年，火枪和战争取代工具和劳动，成为鲁滨逊生活的主题。

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劳动生活，是笛福这部小说最受关注的部分。但鲁滨逊究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人”（homo faber）或“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代表（马克思），还是现代社会无可挽回地丧失的原始自然生活的象征（卢梭）呢？

仔细考察，鲁滨逊在孤岛上的劳动并不像卢梭所说的——“没有任何工具和技艺的帮助”，完全摆脱了所谓“工业技艺”，仅凭一个孤独者的“自然技艺”（arts naturels），就能维持自己的生计，实现自我保存，甚至过得很好。<sup>[1]</sup>鲁滨逊落难孤岛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失事船只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都运到了岸上。鲁滨逊第一批制作的东西中，主要是用来对这些“文明的遗产”进行储存和分类的方盒和木架。当后来鲁滨逊感谢神意对自己的眷顾时，还特别提到，要是没有这些从船上找到的东西，他就“没有干活的工具，防卫的武器，以及获取食物的枪支弹药”：

---

[1] Rousseau, *Émile*, Vol. III (OC. IV.455-8). 卢梭在《爱弥儿》中对“鲁滨逊”形象的著名解读，奠定了《鲁滨逊》作为“启蒙主要教科书”的地位（Martin Green, *The Robinson Crusoe Story*,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3）。卢梭对鲁滨逊的解读，在爱弥儿的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卢梭的解读本身是否恰当，而是通过与这一著名解读的印证来理解鲁滨逊的世界。

我常常一连几小时，也许是整天想着，脑海中出现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要是我从船上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会怎么办。要是我没弄到那些食物，那么能给我果腹的只有鱼和海龟了，可是这些都是我很久以后才发现的，那时我早就饿死了。就算没有饿死，让我活了下来，我也只不过像个野人罢了（a meer Savage）。哪怕我千方百计，打死一只野羊或飞禽，我也没法把他们开膛剖肚，剥掉毛皮或毛羽，掏空内脏，切剁成块，只能像野兽似的用牙齿撕咬，用我的爪子硬扯。（I.153, cf. I.104）

鲁滨逊并没有（也不想）成为卢梭所说的“野蛮人”或自然人<sup>[1]</sup>，而这与其说是上帝的恩典，不如说是文明的“遗赠”（I.115）。<sup>[2]</sup>

不过，卢梭打算让爱弥儿从鲁滨逊那里学习的，恐怕更多是鲁滨逊孤独的生活方式——摆脱了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完全从自然的必然性出发，理解什么才是对自己有用的，什么毫无用处。孤独的人，可以一个人获得

---

[1] 笛福有本小册子，讨论当时受到广泛关注的汉诺威野孩子彼得。在这本小册子中，笛福指出：“人，不是按照野蛮人塑造的，他没有武器来捍卫自己，也没有牙齿或爪牙来撕咬和吞食……一个人不适于做野兽，正如一个野兽不适于做人一样。”在笛福眼中，“这个可怜的动物（指野孩子彼得。——引者按）……虽然是野的，但也是被动、脆弱、愚蠢的”，完全缺乏防卫以及应付敌人和困难的能力。笛福甚至认为，他根本不可能凭己力幸存，并因此怀疑报道有不够确实之处。但即使这个报道是真的，笛福认为，这样一个十四五岁的野孩子，作为“纯粹自然”的代表，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身体”，或者虽然有灵魂，但却几乎没有作用。笛福形象地指出，他是赤裸的，不是指他已经穿上了衣服的身体，而是指他肤浅的灵魂，他不过是理性造物的一个幻影或幽灵。他固然不能产生野心、贪婪、嫉妒、恶意和报复，因此“比起他那些精通此道的人形禽兽要无比幸福”，但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中，没有这种“野心”和“恶意”，恰恰毫无好处。笛福与卢梭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他并不相信自然的善，而是相反，始终坚持基督教原罪说强调的人的自然在根本上的败坏（Original Depravity）。*Mere Nature Delineated* (1726), in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Vol.V, ed. by Andrew Wear,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2, pp.158-171, 180; 有关野人彼得引发的广泛讨论，参见 Maximillian E. Novak, “The Wild Man Comes to Tea”, in Edward Dudley and Maximillian Novak ed., *The Wild Man Within & An Imag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2, pp.183-221.

[2] 鲁滨逊自己对此非常清楚，他在和流落到邻近野人部落的西班牙人谈及他们的处境时，特别强调了自己的这一有利处境（II.76）。



快乐的生活。他不再贪求多余的东西，满足于享受那些他能够真正使用的东西。他种的庄稼只要够自己吃的就行了，再多了也没有用处：“只有那些我能使用的东西，才对我有价值。我吃的也够了，用的也有了，其他的一切对我还有什么用？”排除了贪求，鲁滨逊不再有那么多的欲望，他的身心可以更加平易地面对流落孤岛的生活处境。相比而言，他从失事船只带回的一包金币和银币，只是“一堆糟糕、肮脏、毫无用处的废物”。金币的价值还不如一把普普通通的刀子（I.152-3, 99, cf.II.9, II.57）。<sup>[1]</sup>这无疑是卢梭希望爱弥儿牢记的教诲。

然而，当鲁滨逊开始制造各种必需品和工具时，他首先制造的是桌子和椅子。因为没有桌椅，他觉得他就不能享有他在世上仅剩下的一点“舒适”了，写字、吃饭，以及做其他一些事情，没有桌子，都没有快乐可言。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制造，并不是从自然必需品开始的，而是从生活舒适和快乐开始。<sup>[2]</sup>这固然因为他从失事船只抢运下来的食物还足以维持他的生存，也同样因为，对于鲁滨逊这样一个来自文明社会的人来说，首先的“必需品”其实是使自己尽可能像在文明社会中生活，这才是舒适和快乐的来源（I.107）。他从船上弄回来的纸笔和墨水，对他也很有用，使他能够让让自己的思想有所发泄，保持自己的理性（I.105-6）。<sup>[3]</sup>鲁滨逊的劳动，不仅借助了文明的工具，更依靠了文化的种种装备。鲁

---

[1] 尽管如此，鲁滨逊“转念一想”，还是用帆布包好了这堆钱，非常艰难地游上了岸（I.99-100）。而且事后，鲁滨逊也清楚地记得钱的数目，鲁滨逊第二次在失事船上发现钱时，他虽然觉得这些钱对自己根本一无用处，无异于脚下的泥土，但还是把钱搬回了家，收藏起来，并为不能染指失事船只的另外一半上面的钱而感到非常遗憾（I.199）。这无疑是何勒律治激励的“笛福的反讽”的一个绝佳例证。

[2] 桌子和椅子作为超出自然生活的开端，有一个遥远的经典佐证。在《理想国》中，格劳孔之所以对苏格拉底与阿德曼托斯建立的“健康的城邦”不满，一个重要的借口是里面没有桌椅（另一个理由是没有肉），不够舒服。桌椅是城邦“发烧”的开始（Plato, *Resp.* 372d8-e3）。

[3] 墨水对于鲁滨逊故事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得以通过日记完成了与自己的对话，从而真正构成了孤独的生活方式，还在于日后“墨水”书写的契约被视为鲁滨逊与他人建立政治关系的基础（I.240）。可以说，小小的墨水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将鲁滨逊的孤独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了。而鲁滨逊自己在荒岛上从来没有能力调制出墨水来，这无疑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